

今天是第二次和她見面，這次他一再地告訴自己要表現得熱烈些、誠摯些，讓她能多認識自己，前兩天他還和大牛打賭，若沒約成他白吃一頓宵夜，約成了給大牛吃一頓宵夜，反正精神和物質總會撈到一項，想到這裡他笑了，覺得自己這招很高。

他先跨下了公車在車門外等她，跟在他身後是個老頭，他打心裡咒罵，他本想在地下車時伸手扶她，表示自己的風度和禮貌但是現在不要了，她自己猛然地跳下來，沒等他伸手，他覺得自己腦筋很鈍，任何動作都不及她敏捷。

她站定後，對他微微一笑，便轉過身來，他仍僵立著沒動，在她轉身時感到她鼓鼓的裙子畫了一個大圈，他的頭有些暈眩了，他不知要怎麼辦，他很少到台北，對這地方——中正公園更不熟，這個地方是大牛建議的，說是人多的地方比較容易找話題聊天，今天便來了，大牛只教他找話題，但是談些什麼，難道問她要從那裏進入？這可是第三個電腦擇友，也是最後一個了，難道要再等明年的活動，「我們走吧！」她向著前面走去，走路的方向已經解決了，她像是常來這裏似的，他只好跟著她走了。

進入公園後，她放開脚步向前走，走很快，他幾乎快要跟不上她，他覺得自己不能再默默跟著她，應該和她說話，像是一個很熟的朋友，和對大牛一樣，但是可以搭她肩嗎？究竟要和她談些什麼，他決定要讚美她這身衣服，大牛說這樣女孩子會很高興……走了兩步他又改變了主意，決定要讚美她本人，她會更高興，她實在長得很好看，他已落後兩大步，跨大脚步才跟了上來和她並肩的走著，忽然他發覺手心溼了掏出手帕擦好了，又感到腦中一片空白，喉頭像是有團棉絮緊緊塞著，他不能講出原來想好的話了，猛抬頭紀念堂正矗立在眼前，只覺得它好高大，快要被它吞食了似的。

「妳看這紀念堂有好高？」他說出來之後，便吃了一驚，像不是從自己口中說出來一樣，這句話太沒意思了卻輕易地從他口中跳出每一個字，這樣也好，能起個頭，下面就會好說話了，她放慢脚步，側過頭來看他，她晶黑的黑眼珠裏像是有陣霧似的顯出迷惑不解的神情，好像不懂他為什麼要這樣問，「不知道」她搖頭說，繼續向前走，當然她不會知道紀念堂有多高，他學工的，也一時不知道它的高度，這問題實在太難回答了，他雖沒有看到她回答時的面部表情，但在她的聲調中聽出她對他的問話有些不屑的感覺，他感到一陣難受襲上心頭，兩腿有些發軟，這可是第三次了。

他約見面的第一個電腦擇友，像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他對她的印象有些模糊了，只記得在眼鏡後面有雙彈珠似的大眼睛和一張小小的嘴，他和她在一塊時，自認為聊得很愉快，送她回家時，他真想和她多談談，便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，回到學校後給大牛笑了一天，真的，那次之後他再也沒她的消息了，不再見面也好，她不能體諒他當時的心境，太不懂事了，何必記著她。

現在不是悶聲發大財的時候了，他要打開這冷冰冰的僵硬局面，他要讓她感到他是一個風趣、易於接近的人，前面有一對青年人手拉著手說著笑著，他們正抓住生命中最生動最歡

次二第

樂的剝那，他爲什麼不能像他們一樣，如果他再這樣死板板地跟在她後面做「尾人」，她又會像第二個女孩一樣了。

想到他和第二個女孩子的事，他覺得有些惋惜，他去找她那天是初春的天氣，他們在校園內散步，雨是停了，還有著細細的雨絲隨風飛舞著，他從背袋中取出一件風衣穿上，感到身上好多了，不再有冷風刺骨的感覺了，接著他想起她穿的衣服也很單薄，他問她冷不冷她說不，他們就繼續在月夜下走著，他忽而讚美起月色之美，但她立刻說道月亮好看有什麼用，沒有星星啊，他只是唔了一聲就不知要接著說些什麼，他很少看小說，不知那是何種暗示，他相信大牛寫信時常翻的那幾本書一定有關於月亮和星星的描述，但這時候去看也沒用了

，回學校後又給大牛說他不解風情，不會將風衣直接披在她身上，他真的再度失去了第二個女孩子，天啊！他能怎麼辦，難道可以用風衣將她裹住，並且等她說到月亮、星星的時候吻她，他從來沒想到這些事，所以她們都像斷了線的風箏。

這是他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，他要緊緊地把握住這個機會，不能再讓她從手中失去，否則就要再等上一年，望著她身後的輪廓覺得好像會很喜歡她，應該要走上前去，將這種感覺告訴她知道，他應該和她講點學校生活的趣事，他的理想抱負以及他的倒楣鬼笑話來逗她，不能再這樣默默地走著，適巧走到了池塘邊，「妳看」他手指著池中的一條魚，「池塘中這種魚有多少？」這時他正咒罵著自己，爲什麼又要這樣子問她，他憤怒得想用拳頭打破自己的腦袋瓜，他的言語爲什麼不接受思想的控制，爲什麼說的話不能和他想的一樣快，她停了下來站住看著他，眼光中的霧更濃了，迷惑的神情也更深了，說「我也不知道」，她又開始

往前走了，但走得慢多了，像是在想什麼，他知道她一定以爲他是一個無聊的人，老會問人家一連串古怪的、難以回答的問題，她又怎知道他內心蘊藏著一團熾熱的火焰，在體內熊熊燒著，祇要給他機會，他會盡情地宣洩出來，可以熔化那北極的冰山，但是這種機會什麼時候才會來到呢？

再走了一會兒，她突然摸摸頭，再轉身面對他說「我的頭有點痛，想要回去了」，他散漫的念頭突然凍結了，各種感覺利刃都凝聚在一起，他又失去她了，大牛這次又要說他是個古怪的人或者是比古怪更刻薄的，怎麼辦呢？他天生就是這種人，他無法改變自己啊！突然他覺得有什麼力量在血液裏蠢動，似乎要掀起全身的憤怒，他怪她爲什麼不給他長一點的時間，再多一點的機會，他的瞳孔中有人影搖晃，假使你捉住她，推她到池塘裏你得不到但可以毀滅她——他連忙從這個念頭縮了回來，我念過書是個正人君子，要有讀書人的風度和禮貌，我可以在計算機上設計一個積體電路，難道就沒辦法解決這種問題，雖然沒有去做但是有了這種想法也是可恥的卑鄙的，爲什麼會這樣想自己也不知道……他暈眩又暈眩……但還是站住了。

「好吧」他說，再次掏出手帕來，「我陪妳去搭車吧！」說完時他對自己的鎮靜和語法的完整，同樣地感到驚訝，像是預先知道她會這樣說，早已把話題及回答的話想好了一樣，他覺得自己已獲得信心了。

良叔陳一流入不嫌點標，神傳能頗劃刻▷
男的愛望渴又但驗經友交麼什有沒個一把▷
荅家崔一。疵瑕有略點標及法語但，實真細仔得寫情心孩

王錦煌

的約會